

IRVING STONE COLLECTION



Irving Stone

达尔文传

[美] 欧文·斯通 著

叶笃庄 孙强 冷杉 译

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RVING STONE COLLECTION

欧文·斯通文集



Irving Stone

达尔文传

——起源

[美] 欧文·斯通 著
叶笃庄 孙强 冷杉 译

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达尔文传——起源/〔美〕欧文·斯通 (Irving Stone) 著;
叶笃庄等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欧文·斯通文集)
ISBN 7-5302-0526-9

I. 达… II. ①斯通… ②叶… III. ①传记小说—美国—现代 ②达尔文, C. (1809~1882)—生平事迹 IV.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269 号

欧文·斯通文集

达尔文传

——起源 (上、下)

DAERWENZHUAN——QIYUAN

〔美〕欧文·斯通 著 叶笃庄 孙强 冷杉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1.125 印张 705000 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5302-0526-9

I·531 定价: 64.00 元 (精)

第七章

重返乐园

1

他们都来到甲板上，争相瞭望最初出现在视野中的英国本土。在即将靠岸时欢呼随之而起，但使查理感到吃惊的是，看到祖国并没有引起他的热烈感情，难道长久的期待已把他的这种感情消磨净尽了吗？

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他们在法尔默思靠岸了。等他来到“皇家旅馆”，并在“皇家邮政”马车上找到一个座位时，他那件破旧的长大衣已被淋得透湿。马车跑了二十九个小时才驶进伦敦，到达“双颈天鹅”旅馆；早晨七点四十五分，他又坐上了“塔利霍”号马车。赛姆斯·科文顿曾经问过查理，是否还继续雇用他来完采集品的整理工作。查理回答，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可以给他假期；这样，他们便分手了。

“塔利霍”号马车在路上颠簸了十六个钟头，查理被颠得东摇西晃，不住地打着盹儿，终于在午夜时分到达施鲁斯伯里，并在普莱德山上的雷文旅店门前停下来。这会儿全家人或许都已进入梦乡；也有可能他们都很兴奋，以致想聊个

通宵。而他自己则已经在马车里颠簸了四十六个小时。车夫摇醒了他。他想，最好去休息一下，换上干净衣服。

这一夜，他睡得很熟，但在清晨六点，他已经在一个金属大澡盆里沐浴了。他用磨得很快的剃刀小心翼翼地刮完脸，接着换上一件衬衫，这是南希为他缝制的十二件衬衫中剩下来的最后一件了。他那份质地精良的蓝丝绒背心已经穿得破破烂烂了；他在蒙得维的亚买的虽然还较新、但更不合身的长外套和裤子，以及五年前动身去北威尔士考察之前为迎接亚当·塞奇威克教授而穿上的那双棕黄色皮靴，都已磨损了，穿坏了，皱巴巴了。实在没办法，只好这样了。家里人只有透过这些不合身的槛楼衣衫才能把他辨认出来。

这是希罗普郡一个典型的 10 月初的早晨。薄雾蒙蒙，一轮清冷的太阳正试图钻出云雾，空气清新——这是查理鼻孔能够感到的。他下坡通过几条街走到塞文河，跨过威尔士桥，迈进蒙特山庄那秋花吐艳、黄褐色和紫红色的树叶刚在脱落的下层花园，这时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施鲁斯伯里的锦绣大地仍旧在他的双脚下不动，这里既没有涛峰，也没有浪谷。

听到门环的响声，爱德华把笨重的前门打开。他马上大叫一声，这叫声响彻了整座房屋。刚刚从“医生散步的小道”散步回来的父亲第一个奔到他的面前。

“我亲爱的查理，你终于回来了！从 9 月 1 日起我们就天天盼着你回来呀。”

几个姐姐从宽阔的楼梯上飞跑下来，一边跑一边匆匆束紧睡衣，由于同时企图抱吻他，她们的脸搅成一团，模模糊糊地分不清谁是谁。过了一会儿，他才退后一步，凝视着她们。她们似乎在过去的五年里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三十六岁的卡罗琳在蹙眉时，额头上似乎有相当深的皱纹，然

而她那一头浓密滑润的乌发还丝毫没有变灰的迹象；身段修长、情绪高涨的苏珊，其秀色不减当年，虽然她那一绺绺的披肩长发也许稍稍变成了金黄色。变化最大的是凯蒂，她已经成熟，从姑娘变成了少妇的体态。她那精神抖擞的面庞露出坚定的神情。查理认为是变化造就了她，并对她这么说了。他的姐姐曾给他写信，说凯蒂是朵“交际花”，经常出入朋友家，接受邀请参加舞会、游逛市场。还没有人向她求婚，但她对此毫不介意。

他们都想竭力忍住久别重逢时激动的泪水，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连达尔文医生也不例外。自从妈妈去世后，直到现在为止，查理还不曾见他哭过。

这会儿，仆人们也赶来了。安妮惊呼：“查理先生，那条船上的人们没有让你吃好啊！”园丁约瑟夫热情地和他握手。他的老保姆南希毫不犹豫地紧紧抱住了他。他父亲的马车夫马克挽着他的老婆、达尔文家女洗衣工的手；他是当查理不在家时娶她为妻的。

讲求实际的卡罗琳问道：

“查理，你吃过早饭了吗？”

“我记得上顿饭还是昨天早上在伦敦吃的呢。”

七十高龄的罗伯特·达尔文医生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他现在很少给人看病了。他已经秃顶，只是在每只耳朵上面各有一小块白色鬓毛。痛风和腰部风湿病的时常发作使他步履蹒跚。他的双下巴的底层已经变得有些松弛，但是他那三百四十磅的体重几乎没减。他那瓮声瓮气的嗓音在蒙特山庄的上空回荡，其亲切的程度一如既往。

“大家都到餐厅去！安妮，为我们的浪子准备你一生中最丰盛的早饭吧。”

还是那张有着粗大爪形桌腿的桃花心木饭桌，查理在他

那个原来固定的座位上坐下来，父亲坐在他的右边。顿时，一股熟悉的蜂蜡气味扑鼻而来。他透过窗子，凝视着塞文河和那些绿油油的牧场，成群的赫尔福德牛正在那里大吃大嚼。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些蒸鳕鱼，羔羊肾和熏猪肉，四个煮鸡蛋，几片切成三角形的烤面包；爱德华手持两把银壶同时沏成的热牛奶咖啡，他喝了好几大杯。

他的姐姐们眼里噙着泪水，心满意足地端详着他。她们谁也不想吃。伊拉兹马斯似乎对这个家庭毫无兴趣，这样查理便成了她们生活中惟一的兄弟。她们非常想念他，他从她们的信里可以看出这点。她们非常强烈地爱着他。当他把身子往后一仰、靠在那把奇彭代尔样式的椅子背上时，他叫了起来：

“坐在这里，我产生了一种记忆错觉，好像过去发生的事情正在重复出现。我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庭，而且一切如故。”

“只有一样变化。”达尔文医生说。

“是什么，爸爸？”

“你脑袋的形状变化颇大。”

查理和姐妹们惊呆了片刻，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查理嚷道：

“我往脑袋里塞进了那么多的奇观和材料，它怎么能不变呢？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否掌握了打开这个宝库的钥匙？而且，在我把这些宝藏从这个宝库里取出来后，我又该用它们做些什么呢？”

好一阵，屋里鸦雀无声。接着，达尔文医生向前俯下身子，把他的大手放在儿子细瘦的手背上。

“呃，我认为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也知道应该怎样处理你的采集品。努力工作吧，但是绝不要操之过急。你

要用许多年时间来做大自然好像专为你准备的工作呢。”

查理站起身来，踌躇了一下，然后吻了父亲的额头。

他获得了自由！他父亲使他获得了新的生命！

接着，他听见凯蒂嚷起来了：

“要是爱德华在藏书室里生火就好了。查理是从巴西给我们寄来最后一封信的，在这以后，我敢肯定他还有一些故事可讲。”

“所有新闻中最好的一条，”他说，“就是我现在待在家里了。我们为什么不在壁炉前玩几把惠斯特牌戏呢？那时我才真正觉得是回到达尔文家的怀抱里了！”

上午，他来到后院，大声招呼平切尔。这条狗跑来了，于是他们出发沿着塞文河散步。平切尔没有表示出太吃惊或过分的亲热，仿佛它同查理的最近一次散步不是在五年前，而是在昨天似的。

他用了九天时间重新适应在陆地上用腿走路，恢复他在“贝格尔”舰上最后那些波涛汹涌的日日夜夜里所剧减的体重，拆开他的装备包，换上新服装，并且尽情享受那些印刷出来的他的信件摘录。他把这些信件摘录摆在办公桌上他能够经常看到的地方。他还分别给乔斯·韦奇伍德舅舅、伍德豪斯的威廉·欧文、亨斯洛教授和非茨罗伊舰长写了热情洋溢的信。非茨罗伊这会儿仍待在停泊在法尔默思的“贝格尔”舰上；而且，为了能够上岸去和玛丽·奥布赖恩结婚，他简直心急如焚。在普利茅思为“贝格尔”舰的军官们举行的那些欢送晚会上，这位姑娘曾经和非茨罗伊跳过舞。这期间，查理的大姐玛丽安娜带着四个儿子和九个月的女儿从附近的欧弗敦赶来，欢迎他的归来。

第二天一早，查理端着一个盛着早餐的托盘上楼来到他父亲的那间宽敞多窗的卧室，从这里可以俯瞰塞文河和彼岸

的绿色牧场。他为父亲和自己冲了咖啡，然后坐在床沿上。

“爸爸，关于这次航行考察的花费，我都十分精确地记录下来。您愿意我向您详细汇报吗？”

“查理，不必了。用你自己走之前的话说，你从来就是‘绝顶聪明的’，只把钱用于建设性的目的。”

“我真高兴，您没有因为我在内地考察开销较大而生我的气。根据我的计算，连同起航前我买的枪支、望远镜、显微镜和指南针在内，我在这五年里总共支出了九百英镑多一点。我希望向您证明，这笔钱没有白花。”

“我亲爱的儿子，我刚庆祝了我的七十生日，我正计划安享晚年，并且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的打搅。瞧你的衣服都穿坏了，尽管你看上去还不错。如果你想按照亚当·塞奇威克的传统当一名地质学家，你就需要几套新服装。我们不能让你给达尔文的门第丢脸。尽管支用继续工作所必须的钱吧。你的四百英镑补助费继续保留下去。”

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父子俩的全身。父亲实际上已经称他为一名科学家了，而且还似乎为自己态度的转变感到莫大欣喜。达尔文医生通过儿子的眼神猜透了他的心思，并为自己宽宏大量的姿态而沾沾自喜。

“查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你已经写出了整整一部新课本。你这五年的旅行和考察工作相当于你本来能够在剑桥获得的最高学位。现在，我们——姑娘们和我——都深情地关心着你如何使它结出果实。”

他在布利克赫尔不得不租一辆四轮马车，他把这辆车和马留在红狮客栈的马厩里，然后拎着小提箱径直朝亨斯洛在剑桥的家走去；他已被邀请住在那里。摄政大街上的那幢带着凸肚窗和蓝色拱形石门廊的三层黄砖楼房，虽然经过多年

的风吹雨淋，却似乎还没有变化。而这一家的成员却增加到三个女孩和两个男孩了。他先在门环上快速叩了五下，接着又慢慢叩了两下。哈丽特和约翰·亨斯洛一起把门一下子打开，跟着他就被搂进他们热情的怀抱里了。约翰·亨斯洛那惹人喜欢的大脸庞比以往更加富于感染力了。夹杂在浓密卷发里的灰白头发使他这四十岁的人显得比年轻时更动人。

这是一次欢乐的重聚。两个年龄稍大的孩子还记得他；但他不得被介绍给三个年龄较小的孩子。由于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世间，每星期五举行一次晚会的惯例便给打破了，但是亨斯洛并没有因此碌碌无为。他刚刚发表了一篇题为《植物分类学和生理学原理》的著作，大家认为这是该领域的权威性著作。他正在领取伯克郡的“乔尔西和莫尔斯福德”俸禄，这使他每年增加了三百四十英镑的额外收入。去那里要走一百英里，但是亨斯洛还是每年夏天带着全家到那座距离牛津大约四十英里的舒适教区牧师住所去，以度过剑桥大学漫长的暑假。他再也用不着每天花六个小时给私人学生补课来维持孩子们的生活了。

晚饭后，俩人在藏书室里特大号的破旧椅子上坐下来。亨斯洛往壁炉里添加新劈柴，并且按照宗教仪式拨拢着火。

“亲爱的亨斯洛，我多么渴望见到您呀”，查理郑重地说，“对我来说，您一直是一位人们所能结识的最仁慈的朋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最真挚地感激您。”

“我使你登上了‘贝格尔’舰，那么帮助你和你的采集品完好无损地下船便是我的责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采集的植物呢？”

“只要菲茨罗伊船长把船开到格林威治就行了。我想使您摆脱这些箱子的负担，我还想尽快地着手写那部地质学的书。”

“到剑桥来住一段时间吧，把不同科属的动植物整理在一起，然后等着那些在不同分枝工作的人们来索取他们需要的标本。另外，塞奇威克和我上个月在你的地质学会入会证书上签了名。11月2日，你将被提名为这个学会的会员。不久之后，你就应该当选了。”

哈丽特·亨斯洛的姻兄弟伦纳德·詹尼斯赶来了，他住在剑桥沼泽地区边缘的教区牧师住所。他是被推荐随“贝格尔”舰考察的两位博物学者人选中的第二位。由于在家庭和职业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不得不拒绝了。他们二人彼此丝毫不抱嫉妒或恶意；相反，他们都对这次硕果累累的航行感到心满意足。詹尼斯浓密的络腮胡子长到了下巴底下，但他还是保持着查理记忆中的那副面貌，目光和善、眼皮重垂的双眼对他周围的自然界洞察秋毫。

“我给您带来一本我刚刚发表的书，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不列颠脊椎动物手册》。对自己著作的优点加以宣扬是不合适的，但是第一流的动物学家们都对它评论很好。我钻研了这些动物的习性，这同以往对它们的描述是有区别的，所以我担心它只能吸引那些搞研究工作的博物学者们……”

“不论你和我都不是像查尔斯·狄更斯那样分期发表《匹克威克外传》这部连载小说。”查理大胆地表示。

翌日早晨，亨斯洛带他来到地下室。查理的胸脯一起一伏，“贝格尔”舰上五年的生活涌现在他的眼前。他凝视着各式各样的盒子、箱子、桶、板条箱；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许多幅海洋、山峰以及他曾经冒险深入的沙漠的画面；他的双耳充满了许许多多市场的嘈杂声和五花八门的语言。木匠梅用铁锤钉第一批板条箱的丁当声；威克姆中尉大声招呼他，让他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捕捞物从干净的甲板上扔到海里

去的呵斥声……

这几间地下室虽然凉飕飕的，但是很干燥。那里的气味像是一个清晨刚开始营业的鲜鱼市场和一个栖满了鸟类的饲养场。亨斯洛对这些采集品一一加以简短的评论，从他采集的海洋生物到他的岩石样品，并对他的那些“极好地浸泡在酒精里的，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鱼类”夸奖了一番。

“你知道，我用船把那些化石运送到伦敦的军医大楼，让克利夫特先生修复和保存。装兽皮的船虽然晚了点，但是每一块兽皮都给晾干了，并且丝毫无损。当这些从粮仓清扫出来的种子运到时，我正在乡下，所以有些种子还没来得及播下，就给糟蹋了。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这个二百二十三号是什么东西？它看上去就像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爆炸后的残余物，只是一堆烟尘而已。但是你把鸟类、爬虫、植物和蕨类植物都保存得相当好。我们只丢失了一只极好的螃蟹，它一条腿都不剩了。还有这只鸟，它的尾羽折断了。”

查理高兴得把一条手臂搂在他的良师益友的肩膀上。

“我亲爱的亨斯洛，世界上没有人会像您这样地检查并贮藏了所有这些数以万计的标本。”

“我正在把五个孩子养大，”亨斯洛为了掩饰激动的心情，故意生硬地回答，“为什么不能再养第六个呢？”

2

伊拉兹马斯把查理迎进他在伦敦马尔勃勒大街43号的住所。查理先是在剑桥乘坐“星星”号马车，然后从路德门山上的贝尔·索瓦奇换坐一辆公共马车到达此地，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竟一头钻进了这座城市里最富有色彩和最不拘礼节的地区之一。所有的房子都奇形怪状地并置在一起，街道的

分布杂乱无章，商店和办公室都漆成过分鲜艳的颜色。

“真像波希米亚人的住宅区，既豪放又简朴。”查理感慨起来。

甚至连街上的行人看上去都各有特色，他们都不穿戴英国商业界人士常穿的那种庄重得体的服装。他们堪称是伦敦社会的吉普赛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身穿灯芯绒外衣和裤子的画家，这使他想起了奥古斯塔斯·厄尔。另外一些人是作家和演员，他们谈吐热烈，指手画脚，没精打采地走路或无忧无虑地闲逛。

“拉斯已陷入艺术家们聚居的地方，这里正在牛津马戏场的旁边，距离豪华的加文迪广场只有几步路之远。”

阔别了五年之后，弟兄俩又聚在一起了，他们高兴地又喊又叫。接着，各自后退一步，仔细端详，看流逝的时间把对方塑造成什么样子。

“我的天，你胖多了，”伊拉兹马斯叫起来，“而且你的头也改变了形状。或许是你的脸变得更丰满了。看看你的眼睛，仁慈的上帝啊，当我最后注视它们时，我在那里看到了范妮·欧文或是一只你刚刚打下来的鹧鸪。而现在呢，它们睁得大大的，充满了什么呢？——知识、雄心、还是计划……？”

“是工作，我亲爱的拉斯。我的眼睛和脑袋里装满的就是工作。现在让我来看看你：额发少了些，但还是漂亮得像个调皮鬼。都下午一点了，你还穿着睡衣，在干什么呢？”

“我正在享受生活的乐趣，并让生活享受我。我发现享乐——人们通常称它为无所事事——是世界上最忙的事情。我没有老婆、情妇、孩子或是其它的责任，只好穿戴一新，准备下午的正式茶会，那时我的朋友们就开始一个个溜进来了。今天你会见到托马斯·卡莱尔和他的妻子简，还有哈丽

特·马蒂诺，伦敦文学界的风云人物；还有才子兼圣人西德尼·史密斯……”

“好哇，拉斯，当我在搜集螃蟹和蛇的时候，你却在搜集文学巨人。”

伊拉兹马斯正以一种奇怪的表情盯着他看。

“瓦斯，你知道吗，我的确认为你现在比离家时要矮些！”

“胡说，人直到六七十岁才开始萎缩，而我现在离二十八岁还差四个月呢。我走的时候是六英尺整，此时此刻我还是六英尺整。”

“敢打赌吗？刚才我还看过你在船尾舱里使用过的帆布吊床呢。到里屋来。我有一盒卷尺。”

伊拉兹马斯的判断是正确的。测量结果表明，查理光着脚时的身高是五英尺十一又八分之三英寸。

“唔，该死的，”查理嘟哝着，“‘贝格爾’舰这趟航行使我的身高降低了半英寸多呢。我可不能白白丢掉这半英寸。”

他马上开始跑那些博物馆，并对科学家们进行拜访。可是他却出师不利；几乎没遇到希望收下他所采集的那些自然界珍宝的人。五年前帮过他大忙的威廉·亚莱尔此时正忙于应付生意上的复杂局面，此外还在尝试推销他的新书《不列颠鱼类志》。查理两次走访了亚莱尔的书店之后，认为再用自己关心的事情来麻烦他是自私的。刚被任命为英王学院动物学教授的托马斯·贝尔——查理希望他能对自己的爬行动物感兴趣——托人告诉他：由于忙得焦头烂额，他没有机会考虑接受新的标本。他还访问了布鲁顿大街33号的动物学博物馆，但是该馆还有一千多件以上的标本还未上架。他对不列颠博物馆没有好感；他的标本、样品会在那里被一堆了事，无人问津，或者索性丢掉。他了解到，没有哪个收藏机

构会接受未曾标名的标本。

“当我返回英国时，”他对伊拉兹马斯说，“我想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现在我知道，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我之所以不喜欢工作的原因，”伊拉兹马斯回答说，“它有没完没了持续下去的趋势。”

“我只好返回剑桥了，在那里我才能请人帮助我鉴定这些采集品。”

最近刚被任命为动物学会会长的乔治·沃特豪斯邀请他参加一次晚间会议。当他走进离伯克利广场很近的那座楼房时，第一个迎接他的是约翰·古尔德。他是这个学会的常任动物标本剥制人。古尔德表示愿意看看他采集的鸟类标本。这就是那天晚上最后一桩使他感到高兴的经历。因为，只要会员们一开始宣读各自的论文，他们就互相大吵大闹。很快，他就对这些动物学家们感到不耐烦了，对他们那爱争吵的天性也是如此。这个学会是不会对他采集的动物标本感兴趣的；反之亨斯洛教授却希望他甚至采集更多的植物标本呢！在就要从那间闷热的、乱糟糟的会议室脱身之前，他想：

“我要是事先知道植物学者们对我的采集品异常关心，而动物学者又对它们漠不关心的情况就好了；这样，我为这两个学科采集标本的比例就会与现状截然不同。”

但是，正如初升的太阳会使黑暗变成光明，大海的潮汐会回复反转，有涨有落一样，查理的运气也奇迹般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天，他起床很早。刚穿好衣服，就听见有人在敲伊拉兹马斯的家门。当他看见亚当·塞奇威克那瘦骨嶙峋的身躯和脸庞时，他十分惊讶。

“昨天才探听到你的地址，今天就像山羊爬坡似的直奔到你这里来了。”塞奇威克大声说。

“亲爱的教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在那次穿越北威尔士的旅行中，您教给我的知识之丰富是您想象不到的。”

“知识就像水通过滤网似的从我嘴里涌出。跟我走，我们去找伦敦最好的餐馆，美美地吃顿早餐；你可以和我详细谈谈你的安第斯山脉之行，也让我领略一番。”

“愿意效劳。并且，假如您的耳朵还支棱着的话，我很愿意跟您谈谈我计划要写的一本地质学方面的书。”

在餐桌旁，他们消磨了好几个钟头。塞奇威克现已年逾半百，仪表堂皇，精力充沛，满口的故事和语录……仍旧对自己的风湿病叫苦不迭。在查理住在蒙特期间，苏珊只是稍带着提起过亚当·塞奇威克，而他则根本对她只字不提。查理死心了。

“现在要紧的是，”塞奇威克下结论说，“安排你和查理·赖尔见面。他能指引你在数据和事实的无边海洋中遨游。你知道他去年12月在给我的信中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我急切地盼望达尔文早日归来。我希望您没有把他垄断在剑桥的意思。’”

查理觉得自己不禁张开了嘴；其实并没有，他只是惊得目瞪口呆。当他说话时，他的声音变得虚弱空洞，虽然是发自肺腑。

“查理·赖尔是这么对您写的吗？可是他怎么会……他为什么要……？”

“他很欣赏我和亨斯洛发表的你信件中的内容。他认为你对地质学可能有新的见解。”

这张便条虽然寥寥数语，但却很亲切。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由查理·赖尔落款。他请查理在翌日下午随便什么时间去找他。查理套上他那件带着高硬领和大翻边的漂亮黑背

心，穿上双排扣的外衣和背带裤，这是由他的裁缝——住在斯特兰德的哈密尔顿和金普敦刚刚为他缝制的；登上一双新皮靴，这是霍威尔为他特制的。南希已经送来了为他一针一线精心缝制的两件白衬衫；伊拉兹马斯把他那些较为素雅领带中的一条借给了他。他最近刚刮过脸，只留下两道淡淡的长鬓角，这使人联想起巴塔戈尼亚人的络腮胡子。他把略微发红的黄头发从头的左半边靠下的地方刷地往脑后一梳。伊拉兹马斯的褐色眼睛闪着愉快的光芒。

“瞧你这家伙，真漂亮啊！请你也穿着这身去见见我的客人吧，你忙得连他们都还没见呢。”

“拉斯，下次再说吧。目前我必须去见‘科学界的伟人’。我急需有人帮助我处理采集品。”

到哈特街十六号用不着多长时间。赖尔租的住处是一座在小城镇常见到的那种三层小砖楼，离布卢姆斯伯里广场不远；它邻近的房子也很老式。赖尔出身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的妻子玛丽是爱丁堡一位富商的女儿，可是他们却选择了一处十分简朴的住所，既没有马车，也没有随从和仆人，这使得他的同事们都感到奇怪。

查理在哈特大街的那所房子前面踌躇了片刻，然后打了几下门环。他马上受到了查理·赖尔的亲自迎接。赖尔年方三十九岁，两腿瘦长，双眼由于疲惫而暗淡无光。

“我亲爱的达尔文，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我一直等待着您的归来。快请进。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妻子玛丽。我所有的社交联系都由她包了，这点您昨天收到便条后也许已经注意到了。”

赖尔把查理引进到一间中等面积的客厅。他把在雷蒙德大厦打光棍时使用过的家具原封不动地搬到这里，其余的家具则来自他的岳父伦纳德·霍纳。结果呢，屋里的摆设一团